



# 对上海“十三五”规划的三个期盼

诸大建

参加有关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的研讨,想到2020年是高层提出的中国发展两个百年的第一个关节点,是上海基本实现“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战略目标的关节点,从国家战略和民生战略整合的角度,对上海“十三五”规划的编制有三个方面的期盼。

期盼之一,是希望通过“十三五”规划的研究和实施,上海基本建成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对于“四个中心”,我一直认为可以理解为现在

流行的全球城市概念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表现,而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则有更多的发展内涵。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理由和逻辑是清楚的:21世纪的经济竞争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其中,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城市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现在讨论全球经济,离不开研究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这四个全球城市的道理。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崛起,不能没有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就是要承载这样的国家战略。如果在“十三五”

规划的冲刺阶段,上海能够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就意味着上海在世界性的资源配置方面确立了中国城市的地位,给中国梦实现建党一百周年的目标带来支撑。为此,规划编制需要深入研究如何提高上海对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全球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期盼之二,是希望通过“十三五”规划的研究和实施,上海基本建成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近年来,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以及亚洲领军城市如新加坡、香港、

首尔等,纷纷制定到2030年的新一轮城市发展战略或城市发展规划,且均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这是超越经济发展的内容,具有民生战略的意义。特别是要认识到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四个中心”的建设有重要影响作用。如果以前搞发展强调引进资本和企业,所谓People follow Business,那么现在就需要更多地关注引进人才,所谓Business follow People。而上海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就需要大幅度提升城市质量,这正是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意义所在。与“四个中心”建设相比,上海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方面的目标还不够清晰,希望“十三五”规划能够做出更精准的工作。

期盼之三,是希望通过“十三五”规划的研究和实施,上海基本形成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框架。这是上海的新战略。但人们仍然把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简单地理解为是建设面向经济、面向产业的创新中心,而不是同时建设面向社会、面向民众的创新中心。我个人认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与前两个战略目标有着重要

的相关性。在经济意义上的创新方面,要通过创新提升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质量和能级,使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从依赖资本到依赖智力和人才的转型;在社会意义上的创新方面,要通过创新深化城市发展的内涵,使城市发展从更多关注经济转向更多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期望上海“十三五”规划的研究,能够在“四个中心”、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全球科创中心三个方面的整合上,做一些有新意的挖掘工作。(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

## 无等级则无权势

任大刚



### 结舌者言

最近有两起发生在学生之间的暴力引人注意。当事人心目中的权势意识更是引人深思。

一起是轰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绑架案。嫌犯之一杨玉茜用烟头烫伤留学生刘怡然乳头之后口吐狂言:“俺不怕报警,俺局子里有人。”

另一起是浙江庆元县多名初中生将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关在黑屋子里暴力殴打,甚至用香烟头烫。这名小学生的爸爸知道孩子被打,但他是蹬人力车的老实人,无权无势,家里比较贫困,法律意识淡薄,也不太想追究此事。其实打人者家里也不过是摆烧烤摊的,大概说不上有权有势。

一个是海外留学生,但骨子里离不开“局子里有人”来摆平麻烦;一个是乡下老实农民,自认“无权无势”,受到欺凌自认倒霉。海外也好,乡下也罢,通过这两个极端案例,至少说明在相当部分中国人眼里,权势仍是一种价值观,是评判一切的标准。

权力和权势有很大区别。权力是一种使别人服从或顺从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时候是强制性的,有时候是非强制性的,权力有时候会产生在平等主体之间;而权势则是通过建立和明确等级制度而造成服从关系,权势必定需要等级,依靠等级。

怎样造就权势?韩非子讲的故事,说明他可谓权势大家。

晋文公与楚国军队交战,抵达黄陵时,鞋带散开了,就自己把它系上。左右侍从说:“不能叫别人给您系上吗?”

晋文公答:“我听说,上等的人,当君王和他们相处时,这些人都是君王所敬畏的;中等的人,君王和他们相处时,都是君王所爱戴的;下等的人,君王和他们相处时,都是君王所使唤的。我虽称

不上贤明,但先父的旧臣们都在场,怎可使唤他们呢?”

春秋五霸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通过系鞋带这件小事,不仅讲出一番等级制度的大道理,而且评判了前朝旧臣。对待不同资质的人区别对待,如果不尊崇这一套,那就是死路一条。

季孙喜欢文士,一生都很庄敬稳重,哪怕在日常生活中,也打扮得像在朝廷里一样。一次季孙偶有疏忽,穿戴举止出了些差错,不能将庄敬稳重保持到底。那些门客便以为是季孙讨厌和轻视他了,怨恨起来,密谋杀了他。

季孙所小心翼翼维护的等级制度出了一点差错,引起门客的猜疑,招来杀身之祸,所以韩非子认为,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维护自己的权势,这是一门大学问。

怎样维护等级制度,韩非子借用孔子之口,讲了一个故事。

孔子陪同鲁哀公。鲁哀公赏给孔子桃子和黍子。鲁哀公说:“请吃吧。”孔子先吃了黍子,然后再吃桃子,近侍左右都撇嘴偷笑。鲁哀公问:“黍子是不能当饭吃的,是用来擦拭桃毛的。”

孔子回答道:“我早就懂得这个道理。但黍子是五谷之首,属于祭祀先王的上等祭品。瓜果有六种,桃子属最下等,祭先王时没有资格进入宗庙。我听说君子用低贱的擦拭高贵的,而没有听说过用高贵的擦拭低贱的。现在用五谷之首去擦拭瓜果中的最下等,等于是用上等的去擦拭下等的。我认为这样做有害于礼义,所以不敢把桃子放到宗庙祭品的前面吃。”

把人间的高下等级延伸到食品领域,说明韩非子认为等级制度应该深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文化的力量。事实证明无论贩夫走卒还是海外留学生,都有不自爱的实践者。说尊奉权势、膜拜权势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密码,大概没错。

## 教育更须看终点

朱绩斌



### 北窗絮语

本市近日屡见报端的话题是我们迎来了第三波生育高峰,幼儿园“入园难”问题日渐突出。市教委呼吁社会力量参与办园。各路专家纷纷支招:民办托幼应引入公助机制;学前教育应纳入义务教育;新建居民小区教育配套设施应按约定投入使用,不得高价租借,挪作他用;甚至考虑允许某些企事业单位重开幼托中心,像三四十年前那样,让人父母的职工可以带着孩子上下班。

然而,无可否认,为“入园难”献计献策的背后,是顽固的“择园难”在作祟。颇有一部分家长,对他们来说,仿佛自家娃娃只要挤进了“示范”“双语”,就是“赢在起跑线”了。

“赢在起跑线”,我向来以为,是这十几年来教育领域最大的陷阱,和树德育才毫无关系。本质上,这就是一条简单粗暴的广告,与基金经理们当年扯破嗓子喊“沪市1900点啦!你还不抄抄底吗?”并无二致。打中新股,“赢在起跑线”,也不取任何保证没有破发的风险。儿童的教育呢?古人老早就警告过:“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用赛跑比拟人生,那终点又在哪里?也就是,孩子这一辈子活着的意义,除却追名逐利,还能是什么?我不知道有多少奔波于各家幼儿园之间、忙于填写报名表格的家长为他们嗷呀学语的女儿设想,推演过,规划过,制定过。我是在所谓高等学府工作的,我就问过班里的学生,十有八九都是一脸憨笑,保持沉默。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因为在进大学之前,从起跑线开始,目标只有一个:进大学。可进大学是人生终点吗?很不幸,大学生如今普遍对专业学习缺乏热情,原因恰恰在于他们默认:跨(甚至都不用

“考”)入大学,人生的强制性任务就大功告成了。于是,最近几个月,发现班里大二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不做预复习时,我不再一味批评她们读书不认真,而是严肃地敦请她们想一想,这样前学后忘的消极状态,果真配得上她们从幼儿园起就开始的这场漫长打拚吗?

我看到有家长在微博上为“择园”作辩护:“孩子去了一家很普通的幼儿园,没几天,回来就开始说脏话了。”就事论事,比起换家幼儿园就读,我们更有义务督促园方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岂不是听任其他孩子继续受不良影响?而我担心的,是比起说脏话(对成人而言,脏话之“不雅”,并不在于说,而在于不分场合地说),对孩子危害更大的,是年过二十,都浑然不知“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在这场赛跑中,他们起初跑得比谁都快,但到中途,却迷失了终点的方向。

要矫正“赢在起跑线”误导产生的长期恶果,就必须强化“终点意识”。多数家长都关心孩子在幼儿园的冷暖饥饱,可又有几人会在孩子读大学时还问过他们的学业,督促他们比高三更加努力?须知,理论上,大学学习的深度、广度、强度都远远超过高中阶段啊。很可惜,不少家长怕是自己都觉得,够了,可以了,就这样吧,学这么多何苦?反正工作都安排好了……

在上海,择园季、高考季、大学毕业季几乎是重叠的。这三季恰好标志着一个人教育的起点、关键点、终点。传统上,社会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前两点,而终点备受冷落。但恰恰是终点,于个人而言,是漫漫人生真正的开端;于国家而言,是未来富强发展的基石。起跑线赢得再漂亮,到终点则庸庸碌碌,岂不是彻底辜负为人父母一片初心?这个问题上,还请各位学龄前儿童的家长三思。

## 安度“厄尔尼诺”

姜泓冰



### 拾字街头

最近的上海,总共有两种天气模式:一是三天两头不召而至、骤起骤落且大到不可思议的雨;二是仿佛才起头、向前展望很容易心底生畏的闷热。

黄梅季节,多雨,闷热,在江南原是自。不雨的时候算是反常,叫作“干黄梅”。然而今年的黄梅天真是湿得够够的。前些日子的午夜响雷,让好多浅眠者惊起不敢眠;一旦暴雨成灾,上海东北角变成水乡泽国,大学校园里学生摸鱼、居民街头划船之类的新闻,瞬间刷屏朋友圈,传遍全世界。不过,因为未像前些年其他几座大城市那样积水成祸,除了城市管理者不约而同暗自战战兢兢、冷汗频出外,很多人都将这一场大水当成了沉闷生活里难得的戏剧性情节,不花钱也不走心地娱乐了一回。

节气才到夏至,高温预警也已经开始。下过雨,气压仍低,找不到风在哪儿吹,抑郁闷热的感受一点不减,一眨眼温度已经升到30°C、35°C。气象学家告诉我们,今年三伏天比往年都长,有40天。虽然不能肯定说会有高温,但光是想想这长出来的三伏天,也足以“闻风丧胆”想要休假逃去凉爽地带了吧。何况,全球的科学家们还纷纷“补刀”,告诉我们,太平洋的海水正在迅速升温与上涌,通常4年一度的“厄尔尼诺”可能归来,今年或将出现一次“超级厄尔尼诺”。“厄尔尼诺”这种神秘的气候现象,曾在我们这块大陆上引发洪水、干旱、森林大火、烟尘以及饥荒。

不知和这样的暴雨、闷热天气有没有什么关联,在过去这段日子里,患者袭医、中学生凌弱、驾驶员路怒打架、公交车失控之类消息大有集中爆发之势。比如好好开着的44路公交车,忽然就撞上延安路高架立柱,伤了

无辜乘客;南京街头的宝马车撞碎马自达造成触目惊心的惨祸,司机光天化日高速闯红灯过路口,据说既非酒驾毒驾也非富二代、官二代;前几天在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有人仅因为医生写错患者名字,就对两位医生拳打脚踢;还有三名男子在杨浦区某条路上随意变道引发口角,冲上公交车去暴打司机……

生理学和心理学家可以证明,天气气象变化的确可以对一些人的情绪和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身为日常生活远离自然的都市人,我们对暴雨、闷热、早涝丰歉之类气象或灾祸的感受,其实远不如对周遭人工环境那样敏感和计较。

因此,我更愿将种种不可思议也难以理解的极端事件的连续发生,归因于社会情绪与心理感受上的“超级厄尔尼诺”——以不确切的恶意揣度代替了常识判断,用情绪化表达替代和无视科学实证,纵疯狂的暴力行为驱走了平和、理性的沟通过程,令个人与社会都因此付出高昂代价。成年人如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服膺权势、施暴弱小,更成本能。

衣食足,然后重法度、知礼仪。这样的古训在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似乎还没有充分显现它的效应。我们身处于人人皆有财富与资源性恐慌症、违规犯规现象众多、严肃执法惩戒的力度不足的行和社会环境中,偶然事故和恶劣情绪被放大、失控酿祸,几乎是必然。

一国一城之治惟有靠法。一个人能否安然捱过“厄尔尼诺”期,则需要有个人的自觉、定力和选择。一位知名医生告诉我,他从未在朋友圈或微博转发暴力袭医事件,因为转来转去都是“负能量”。一个怀揣负能量的人做事很难成功,一个满是负能量的社会纠纷只会更多。

你将怎么度过这个“超级厄尔尼诺”?